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



客家語 ▶ 散文 ▶ 學生組

曾俊變 先生

得獎作品 /

人生个路（海陸腔）



【得獎感言】

敢去就一擔樵，毋敢去就屋下愁。

媽媽話無多，故事已多，同時罕得重複過。逐擺佢講起頭擺个事情，佢總係耳角角仔認真聽，驚怕無聽真，該就打爽哩啲。

姐公當早就過身，媽媽係滿女，無看過姐公。五個姊妹全係姐婆一儕渡大，一個個人，屋下苦到肩油，佢仰有才調？最尾，佢用智慧膠毅力牽等五個細姪仔，一個一個成人長大，成家立業。

人生个路，屋下人心連心，做伴打拼。

承蒙評審委員分佢得著這隻獎，承蒙！



人生个路

舊年一隻臨暗仔，阿姆接著一通電話，講兩三句話就撈話筒放下來，淚淒淒行落間肚，佢斯對佢講一句：「大姨過身咧。」佢無問恁多，因為這係早慢个事情，大姨既經在加護病房搵三個零月咧，這下走，對佢自家係一種解脫。阿姆無食夜，佢推門个時節，佢就輕輕仔應一聲「佢知咧」。過後，佢撈飯菜兜落去，間肚恬索索，大蕊个日光燈無開，斯桌頂細電球有掬開來，阿姆坐在交椅項，黃淒淒个光線照映在厥面項，本成就面皮打折咧，這下加勝淒涼哀傷。看著佢，佢無講話，使目角愛佢撈飯菜放在桌項；行兼个時節，佢看著阿姆手項拿等該張保存五十零年个全家福相片。

相片總共有六儕，著等洗披羅，戴等日本軍帽个姐公坐在對中央；坐在脣頭，大肚屎个係姐婆；學生仔係大舅撈二舅，兩儕企在姐公个左手析；該下正三四歲，生著矮細个細姨企在姐婆个正手析；最高大个大姨就企在最脣；六儕排一列翕相，逐儕抵等嘴、面色嚴肅，全全無全家福相片和和接接个氣氛；阿姆在這張相片看毋著，毋過佢也有在裡背，佢就在姐婆肚挺挺仔个肚屎肚。阿姆在幾隻月後出世，無緣看著姐公，因為佢翕好這張相片過後無幾日，就分日本人調去南洋做兵，戰後就無轉來；所以，這張全家福係厥屋下最尾个團圓紀念。

在戰爭年代，日仔當艱苦，姐公本成做木匠謀生，收入毋穩定，佢可能想做兵有月給好領，對家庭較好，何況幾隻月以後，第五個細人仔又愛出世咧；姐公做日本兵，係這種原因無？阿姆也毋詳細，該當時，可能日本政府个宣傳當錫人，姐公分人膏嗟著咧。本成姐公有機會轉台灣，戰爭結束，姐婆還接著厥信仔，佢講過加一駁仔斯會坐船仔轉，喊大自家等佢，毋過先去該枋人轉咧，包尾該枋人也轉咧，姐公該枋人就無轉來，姐婆愁勞博激，背等阿姆，撈一幫做阿爸、阿姆撈舖娘个人到新竹、台北个官廳拜託打探，起先，正過來台灣个國民政府還亂紛紛，尋無頭緒，謠言一千擔，一幫老嫩大細舂上舂下，聽講哪位个廟當靈，就去求籤問卜，姐婆就跔等去，還係嬰兒仔个阿姆在厥背囊睡目个時節，佢毋知流幾多目汁。包尾接著日本政府个通知，講載姐公个船仔可能沉忒，船頂个人全部消忒咧，過後，佢个靈位正撈其他戰友共下從日本迎到北埔南坑个濟化宮放。

姐公過身後，家庭斯靠姐婆一儕承擔，姐婆還有五個細姪仔愛渡；阿姆最細還係嬰兒仔，毋係分姐婆摘等，就係背在背囊，包尾較大兜仔就手牽等，姐婆行到哪，佢就牽等衫

尾跔到哪。

過後發生个事情阿姆就普普仔還記得，頭擺屋下當窮苦，苦到局油。姐公在世个時節屋下無長幾多錢，斯做兵前，看著有人揸擔賣鹽，想著鹽逐日愛用又毋驚壞，就買幾下十斤頓等，十過隻大玻璃盞放淖淖，無想著，頭擺个粗鹽轉潤過後會結砵，過無幾久就愛用鐵筯仔去刮，結砵个鹽斯像紅毛泥恁硬，長透刮當久還無半滴，成時姐婆會大鬧，佢講：「夭壽，麼个屁卵就無留分細強仔，留這便宜過火灰个東西刁琢人。」阿姆記得，這十過盞鹽食忒，佢初中畢業咧，刮鹽个頭路佢乜長透做，佢就用這種方式紀念姐公。

三餐愛食，米最重要，該量時無水田做得種禾仔，買米想愛省兜仔，姐婆就摺嫁分有錢人个姑婆糴穀，厥屋下在南埔有一大片水田。穀晒燥後，姐婆就會渡等阿姆，對山肚个大湖老屋，行到北埔另外一片个南埔，愛行當遠个路程。愛到南埔，愛過一條當舊个鉛線橋，行在橋頂背，橋會晃來晃去，阿姆當驚，姐婆總係先行，緊行緊講：「阿美，好先兜仔！好先兜仔！定定仔行！」阿姆驚姐婆行遠，只好兩隻手捉等鉛線仔，心寒膽顫心肝嘖嘖跳跔過去。姐婆摺姑婆屋買好穀，就揸等穀擔，順等原來个路轉屋，轉屋以前，還愛先到街路頂个礮間礮穀，該下，就差毋多會到當晝咧，兩儕斯食朝晨舞好个飯團，將就食一餐。米礮好了，姐婆又揸等米趕路，阿姆還係跔在後背緊行。阿姆記得有一擺，姑婆分兩隻高麗菜，該當時，阿姆个年紀有六七歲咧，姐婆就用索仔摺高麗菜在一支竹篙个兩片析絹等分阿姆揸，還係愛經過鉛線橋，毋過，這擺阿姆斯單淨做得用一隻手捉等鉛線仔，「阿美，好先兜仔！好先兜仔！定定仔行！」。

除忒過鉛線橋外，行夜路也係當得人畏。該當時還當落後，莊下个山路，路頂無半蕊火。有一駁仔，聽講有壞人在該捉人，挖細人仔个心肝食，該當時，阿姆摺姐婆个手搭等纏纏毋敢放，試著心臟強強會跳出來共樣；記得一擺風搓過後，一隻位所崩山，死忒幾下儕人，佢兜過後有一日暗晡行到該位，姐婆行到緊觸觸，手盤都出汗咧，該當時，阿姆毋知發生麼个事情，包尾姐婆講佢看著鬼火，就在人死忒該位所一瞞一瞞，佢摺隔壁鄰舍講這事情个時節聲還會顫，分堵好在隔壁个阿姆聽著。

講著揸擔，大舅二舅乜有揸著。割禾个時節，姐婆、大舅摺二舅就會分大地主姜阿新喊去揸手，因為姐婆係厥佃農，該當時，地主當有權力，大家喊佢頭家，分佢喊著斯愛做。割禾个人摺穀打好咧，佢兜斯愛摺溼溶溶个穀揸到姜屋个大禾埕晒，一日愛揸幾輪，

頭家就照這算錢；兩個阿舅个身材本來就無幾高，分穀擔砵下去，看起來還較矮細，這對細舅當食力，無奈何用雙肩背，害佢長透分人笑。佢兜孩穀个時節，阿姆就在禾埕摺其他个細人仔搞，十點零，頭家會準備點心，當晝乜有板圓摺飯菜，佢斯跔等食。兩個阿舅，大舅人較老實，細舅性體活潑，兩個阿哥都當惜老妹，長透用竹笕、樹仔雕刻人公仔、狗仔、車仔分佢搞，係講有捉著筍姑、蟬仔、剪刀鉸、雞油姑這兜生趣个東西，定著會先拿分佢。

姐婆當會煮菜，有一等个好手藝，長透愛摺人搵手辦桌，佢毋係兜盤仔擺桌仔个承勞仔！佢係擎鍋鏟个師傅；佢當慶，麼个結婚做好事、過年過節愛準備个「板」，佢全部舞到當好食，像甜板、鹹甜板、菜頭板、艾板、發板、假喜仔、棗耙、板圓、煨湯棗，還有鹹粽、板粽、煨粽，逐種粽子，對佢斯像食糜共樣。為著賺錢，姐婆長透打早就渡等阿姆逐位搵手料理，成時一日愛赴兩三隻位所。頭家姜阿新也當好食姐婆煮个菜，長透喊佢過去厥个洋樓煮食，成下仔也會摺頭家娘湊等，訂訂來到大湖，就為著搭看啊姐婆个手藝，這係細人仔最歡喜个時節，大家就圍等頭家娘，看佢帶麼个等路，長透係窮苦人家个細人仔想就毋敢想个餅、零嗒、果子；阿姆識講，一擺頭家娘分佢一隻林檎，佢毋盼得黏時食，困在被骨肚，睡目个時節，就憑等嘴脣鼻，盲知第三日林檎噯分老鼠喫忒大半，害佢嗽到噉噉滾，分姐婆罵「堪當」；過後，可能分頭家娘知著，又拿一隻分佢。

阿姆讀小學還盲讀五六年生个時節，下晝毋使上課，佢無直接轉大湖，因為細姨下晝有課，屋下無伴好搞；阿姆就摺同學流連在慈天宮四圍，有幾個親戚戴廟坪脣，像杞叔公，佢為人和和氣氣，包尾做到縣議員，厥个毛筆字當慶，當多人拜託佢寫，毋過比起讀書寫大字，阿姆還係好在頭家當派頭个洋樓搞，有花園，有水池，有會分糖仔食个頭家娘，佢當少管酌細人仔，分大家儘採搞，最多斯講：「阿美，好先兜仔，莫摺花踏著咧！」到三四點，細姨下課，兩儕又等到六點，食月給个大姨下班咧，佢就帶等老妹去洋樓後背个洗身房洗身，頭家屋下有一隻專門燒水个鍋爐，會早一大棹燒水，等頭家屋下人洗過，斯做得落去洗，毋過，這當然愛當熟事个人正做得，三姊妹洗好正共下轉大湖。姜屋有個當靚个妹仔，全無有錢人个派頭，對人當客氣，阿姆喊佢「麗芝姊」。

有一日，頭家帶一對兩公婆來到屋下，佢兜衫褲著來當淨俐，頭那毛梳到當亮線，畫像係有錢人，講話盡客氣；頭家交代姐婆，愛拚一隻間房分佢兩儕歇，煮飯分佢兜食；姐婆無問麼个，刷雞拵鴨招待佢兜，愛知，雞仔摺鴨仔姐婆閒時間節自家斯毋盼得食，還長

透拿去賣人加減賺錢納所費。該幾日姐婆無出去做事，阿姆也歇在屋肚，該兩公婆固在間肚無出來行寮，斯成下仔會聽著間肚有啦濟啲个聲；五日過後，姐婆摺阿姆買菜轉屋，發現兩公婆走忒咧，桌頂留一封答謝个信仔，署名「許振乾」。包尾頭家正講，許先生係新竹客運个頭家，該當時國民政府想愛徵收厥公司，許先生毋肯，佢驚發生事情，暫時固到北埔山肚。大家欽羨有錢人，毋過，在亂世，毋管係有錢人抑係窮苦人，生命斯像蟻公共樣無價值。

阿姆國中畢業後，在新竹客運做車掌，阿爸一擺坐巴士認識阿姆，兩儕看對眼。該當時阿爸在國小做先生，有一駁仔，學校在該整教室，佢帶學生仔借廟頂上課，逐擺巴士經過廟前，阿爸斯會摺阿姆攞手。兩儕交往一段時間，想愛結婚咧，摺姐婆講，佢無黏時答應，尋大姨丈參詳，做生理个大姨丈就先到莊肚問開店仔个人，阿爸个屋下有欠數無？做人仰般？會嘸酒賭徼無？打探好勢正轉北埔摺姐婆報告：「該庫馬屋，有好食，也有好做！」（庫馬係阿爸个日本名），姐婆聽著斯答應佢兜个婚事。其實，這片个阿婆對阿姆也有意見，佢嫌厥腰骨昶細支，像香精骨共樣，捏一下仔斯斷忒，無法度核擔，毋過阿爸也當硬頸。結婚過後，阿爸个學生仔來屋下搞，搞頭王明星對阿姆講：「阿叔姆！頭擺庫馬叔旨到下課就愛出去嘜菸，喊佢兜自習，佢兜就跔在後背偷偷仔看，正知係為著愛看你，無話講，阿叔姆當靚！」佢又講：「阿叔姆！拜託摺庫馬叔講，過後打人莫恁重，好無？」阿姆恹，佢正十八歲，前幾日還係細阿妹仔，這下就分人喊叔姆咧，有影還生趣。

結婚第二日，阿姆頭轉門，姐婆在大湖舞一張桌請人客，頭家兩公婆也有來食，特別送等路分阿姆，祝福阿爸阿姆「白頭偕老，永浴愛河」，毋過，這也係阿姆最尾一擺看著佢兩儕，過後無幾久，姜阿新經營个「永光公司」就倒忒咧，屋前屋背幾下十甲个田一抹煞賣淨淨，派頭个洋樓也抵押忒，本成大富大貴个有錢人，家財散盡，流落異鄉！舊年過年，跔阿姆轉外家，廟坪人當斗，金廣福面前个梅花開幾蕊，佢行落巷仔肚，企在姜阿新洋樓鎖等个大門面前，用手指向裡背指，佢講：「該位本成係噴水池...該片係花園，有十過叢玫瑰花...頭家娘就在該位分佢糖仔...佢早斯變仙咧，佢也老咧...」知前一駁仔洋樓分姜阿新个孫女買轉去，佢十分歡喜。

摺阿爸結婚該下，姐婆驚阿姆想屋下，喊大姨个係仔摺佢作伴一隻月。一隻月過後，佢還係當想念姐婆，想轉外家看看仔，阿爸又無閒，只好一儕人轉，轉到北埔，姐婆看著阿姆，起先有一息仔著驚，跔等就面臭臭問：「庫馬做麼个無共下來？」阿姆無應話，姐



婆又講：「該你轉來做麼个？」阿姆無奈何嘴扁扁含等目汁、幹頭倒轉車頭，試著心肝肚有當多當多委屈，毋知愛對麼人講。過一年，阿姆頭胎降偌，做月个時節，姐婆擱兩隻大雄雞來看阿姆，轉个時節，阿婆送佢，佢摺阿婆講：「且姆，拜託你煮雞酒分偌阿美食，好無？」行無幾遠，又幹頭再過講一遍：「且姆，一定愛煮分偌阿美食，拜託！」從來嚴肅个阿婆轉屋過後摺阿姆講這件事，毋多知仔嘎笑出來；阿姆這下正明白姐婆个心意，佢永久係姐婆最惜个滿女，毋過，姐婆希望佢嫁過來就愛習慣這片个生活。

陳年往事斯像用一隻一隻珍珠串起來个骰鍊長饒饒，這兜點點滴滴，阿姆成下仔會對偌講，看著這張相片，偌試著生趣斯摺佢兜串串起來，這係阿姆个一生人，有悲傷也有歡喜，有艱苦也有幸福，毋管路仰般彎彎幹幹，也愛刻耐仔行下去，斯像相片肚个阿姆，還言出世，當家个姐公就變仙咧，堅耐个姐婆，用厥个智慧摺毅力牽等五個細姪仔，行在人生个道路項，一個一個成人長大，成家立業。

第二日，一隻轉秋涼爽个朝晨頭，恬風息氣，阿姆恬恬坐在禾埕个交椅項，面色看起來當恬靜，表情輕鬆自在，昨暗晡个悲傷當像分佢攏到西天恁遠，佢一句話就無講，厥眼光看往遠遠个鵝公髻山，厥个故鄉——北埔就在山該片。